

从河图洛书核心的玄之又玄谈哲学基本问题

张福中

呼和浩特海关，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70；

摘要：究竟什么是哲学问题，什么是哲学基本问题，这是哲学基础研究领域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回答的根本性问题。深入研究东西方经典著作的形而上学可以发现，中华经典一脉相承的道即宇宙万物根本问题的圆之道，是普遍存在的哲学问题，内在本体永恒的周行不殆根本原理、本根本质的玄之又玄根本原则、本根的本根必然的独立不改根本目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哲学基本问题，与之相一致的三位一体三点论是哲学基本方法论；追本溯源还可以发现，东西方形而上学殊途而同归，不谋而合交汇于以河图洛书核心玄之又玄的形而上学为源头的人类智慧的文明之源；而系统归纳可以得出，东西方形而上学百虑而一致，不约而同聚焦在以本根本质的玄之又玄根本原则为三位一体根本问题的结合点而统一一致。

关键词：玄之又玄；三位一体；圆；根本问题；哲学基本问题；三点论

Basic Philosophical Problems from the Metaphysics at the core of the Hetu Luoshu

Fuzhong, Zhang

Hohhot Customs, Hohhot 010070, China;

Abstract:· What exactly is a philosophical question and what is a fundamental philosophical question is a fundamental question in the field of basic philosophical research that needs to be answered by emancipating the mind and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n-depth study of the metaphysics of the classical writings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can be found, the Chinese classics of a lineage of the Tao that is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the universe, the circle of the Tao, is a universal philosophical problem, the inner essence of the eternal perimeter of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not perilous,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the fundamental essence of the metaphysical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fundamental roots of the fundamental roots of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the Trinity of the Trinity of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is a universal philosophical problem of the basic issues, and with which is the consistent Trinity three-point theory is the basic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 tracing back to the origin can also be found, the East and the West metaphysics of different paths and the same way, coincidentally intersected in the core of the metaphysics of the river map Luo Shu metaphysics as the source of the human wisdom of the source of civilization; and systematic induction can be concluded, the East and the West metaphysics of the hundred considerations and unanimity, coincidentally focusing on the root of the root of the root of the root of the root of the root of the root of the root of the unity and unity of the fundamental issues of the Trinity. The unity and consistency of the Trinity is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metaphysical nature of the Trinity.

Keywords:· extremely mysterious and abstruse; trinity; fundamental question; Fundamental problem of philosophy; triple point theory

DOI: 10. 69979/3029-2735. 24. 12. 05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经典著作研究阐释，推进经典著作宣传普及，让理论为亿万人民所了解所接受，画出最大的思想同心圆”。深刻领会，习近平思想同心圆的完美理念是普遍存在的圆心之根与圆之本统一一致的根本问题，内在群众路线与实事求是玄之又玄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上的一致，是实现富有内容的辩证、历史与现实三位一体根本问题在玄之又玄的统一。深入研究，宇宙万物根本问题是哲学问题，三位一体根本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与之相一致

的三位一体三点论（以下简称三点论）是哲学基本方法论。追本溯源，轴心时代以老子、孔子、墨子、毕泰戈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下简称亚氏）等为代表的远古先哲及后世以柏罗丁、奥古斯丁、摩西·迈蒙尼德、圣托马斯·阿奎那、黑格尔等为代表的诸多先哲的形而上学思想，不约而同聚焦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一致于周易的“三才之道”^{[1]68}，同归于以河图洛书核心玄之又玄的形而上学为源头的人类智慧的文明之源。在《从老子的‘玄之又玄’谈哲学基本问

题》研究“三位一体形而上学是哲学基本问题”^[2]的基础上,以中华经典一脉相承的道内在本体、本根、本根的本根三位一体根本问题,相应本体永恒的“周行而不殆”^{[3][27]}根本原理、本根本质的玄之又玄根本原则、本根的本根必然的“独立而不改”^{[3][27]}根本目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的话语体系和逻辑体系深入阐释并系统归纳,以黑格尔讲述哲学的方式,从河图洛书核心的玄之又玄谈起。

1 宇宙万物根本问题是哲学问题,三位一体根本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

1.1 中华经典一脉相承的道是宇宙万物根本问题的圆之道,内在玄之又玄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

河图洛书有图为证,核心玄之又玄的形而上学的存在,远古于有文字记载的周易。在河图洛书中,图心的“十字”即同出核心的玄之又玄,是远古先哲观天象周而复始的运动变化,得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1][36]}的天下之理的自然法则,蕴含远古文明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标志着形而上学的开端,是蕴藏人类智慧的玄之又玄的文明之源。天下之理即百虑而一致的道理,是伏羲等先哲以宇宙万物自然演化的玄之又玄自然法则为宇宙万物根本问题的玄之又玄根本原则,画八卦于诸属性和所涵诸对反周而复始的玄之又玄,反映天、地、人三才之道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三才之道即三位一体圆之道,其中三才即三位一体,道即圆之道,是周而复始亦周行不殆的圆圈路线;圆之道即圆心之根与圆之本统一一致的根本问题,是普遍存在的“百姓日用而不知”^{[1][38]}的哲学问题;三位一体圆之道即三位一体根本问题,是至简而系统的根本问题,正是普遍存在的哲学基本问题,这是三点决定一个圆的数学公理证明的天下之理,因此奠定了周易形而上学的基础。周易讲:“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1][6]},记载了远古圣人遵从万物玄之又玄根本原则行事的事实,即遵从“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1][65]}中所表述的日与月、寒与暑诸对反包括雌雄相交、秋冬春夏更替等一往一来的玄之又玄根本原则行事,玄之又玄周而复始包括生命繁衍而轮回形成天、地、人三才之道即三位一体圆之道,揭示万物是运动变化的,变化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知的。掌握了四季轮回的客观规律,对自然界的变化就有了一定的预见性和规划性,如果用于指导农耕顺应节气的变化,丰收的几率就会大许多,如果人世间万事万物顺应规律的变化,达到目

的几率就会大许多,所以远古圣人遵从万物玄之又玄根本原则,按照道周而复始运行的客观规律办事儿。

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玄之又玄源于河图洛书核心玄之又玄的形而上学思想,阐明玄之又玄的形而上学是玄围绕圆心变易的玄之又玄,周行不殆成众妙之门的三位一体圆之道,讲的是玄之又玄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老子观世界尽在门中,“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3][54]},这是老子的世界观,体现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博大胸怀和至高境界。以老子的世界观看世界,将宇宙万物抽象在门中,才能领会老子哲学的博大精深。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3][1]}。众妙之门是天地之始与万物之母的“天地根”^{[3][6]}与“天地母”^{[3][27]}统一一致的根本问题,门中同出门心而异名的两者包括周易的乾坤、坎离等所有卦爻的诸对反,所涵有无、因果、矛盾、阴阳、柔刚、仁义、雌雄、黑白、荣辱、往来、本末、始终、寒暑、喜怒、哀乐、真假、善恶、美丑、君子小人、物质意识、唯物唯心乃至生命的一呼一吸等一切诸对反的对立统一,同是辩证的二位一体的玄,玄围绕门心变易为玄之又玄的三位一体,周行不殆成众妙之门为本体、门心为本根、门心的门心为本根的本根三位一体根本问题的圆之道,是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应有之意,体现与周易“成性存存,道义之门”^{[1][39]}诸属性和所涵乾坤、坎离等卦爻诸对反的一致,和与三才之道阐明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的圆之道的统一。老子把众妙之门比做自然界可见的山谷,又把生命界可见的玄牝之门比做众妙之门,是在讲无论天之宇宙,还是地之自然,亦或人之生命,宇宙万物无处不在本体、本根、本根的本根三位一体根本问题。“玄牝之门是以雄和雌的生殖器为玄和牝,进行玄之又玄相交的地方”^[2]。门即本体,门心即本根,是玄和牝的交点,门心的门心即本根的本根,是宇宙本体的天地根,自门产生子子孙孙生生不息,因此称天地根是“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3][6]}中的谷神,可见老子思想早已存在超越自身理性的谷神的理念,谷神即本根的本根之神心的神心的天地根,是至善而永生的实是;神心是本根;理性的神自身是谷的理念,即宇宙本体的天地母,是永生的实是。谷神、神心与谷是天地根、本根与天地母统一一致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内在本体永恒的周行不殆根本原理、本根本质的玄之又玄根本原则、本根的本根必然的独立不改根本目的,其中本体永恒的周行

不殆根本原理是百虑而一致圆之道的道理。关于根本原理黑格尔讲，布鲁诺“把根本原理表述为‘最小’这个概念，它同时又是‘最大的’，它是一，而一同时又是一切。”^[4]第三卷，357最小概念的一表述为门心的门心，是万物之始的天地根；最小和最大中间存在门心的一，是本根；最大一切的一即门，是万物之母的天地母，所表达的思想事物与老子“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3]27}三位一体所表达的思想事物一致，逝即万物随时空而流逝，从大者之门、至远者之门心、又至反者之门心的门心，是天地母为大者的一、至中间本根为远者的一、又至最小概念天地根为反者的一的一，三个一玄之又玄为周行不殆的三位一体，同时从门心发出同出而异名的玄围绕门心变易为玄之又玄，是玄之又玄的三位一体的三位一体，所有三位一体周行不殆成众妙之门的的思想事物，是“吾道一以贯之”^{[5]44}三位一体根本问题的圆之道，恰老子讲的道。面对宇宙万物之门、至门心、又至门心的门心再物极必反回到门的思路路线，正是老子所讲“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3]14}的时空隧道，绵绵若存为永无止境的一的一，反之逆时空遂道而行，追溯源头的反者，是宇宙万物之始的天地根。众妙之门与道义之门的门即宇宙万物之圆，是老子和周易哲学同一的本体——天地母，圆心即本源亦本根，圆心的圆心即本源的本源亦本根的本根，是宇宙万物取之不尽而生生不息的根源——天地根。进而老子讲，“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3]46}，弱者即天地母所涵宇宙万物，是道的受动者；而反者是道的致动者，即天地根，恰道的逻辑起点，正是“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三位一体逻辑体系中物极必反的反者，同亚氏“致动者使它们成‘一’”^{[6]286}中使受动者成一的致动者，也是圣托马斯·阿奎那“非受动的始动者就是上帝”^{[7]601}中的始动者，还是礼记“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8]36}中的来者，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来者，一致于周易数说“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1]70}中的来者。以上系统归纳，来者是质的一，往者是量的多，讲的是一和多的质与量统一一致根本问题的逻辑命题；而老子进一步数说玄之又玄的三位一体圆之道，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3]49}，讲的是一和多至简为一和三统一一致三位一体根本问题的逻辑命题，反之系统归纳，万物归三，三归二，二归一，一归道。因为“‘道生一’，所以道是太一”^{[9]77}，太一即一的一，对应圆心的圆心，一对应圆心，二对应玄，三对应玄之又玄，宇宙本体对应圆，这是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所涵诸属性诸环节的圆之本体、同出圆心而异名于玄的诸

对反、玄之又玄周行不殆至圆心的圆心之本根的本根再返朴归真回到本体的三位一体所承载的思想事物，用抽象的纯数学语言对万物演化客观规律的认识，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讲，“‘纯数学的对象是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在《自然辩证法》中也说，‘数学是一种研究思想事物的抽象的科学’”^[2]，恩格斯的洞见体现在老子数说玄之又玄的三位一体圆之道的思想事物上，玄之又玄的三位一体圆之道即玄之又玄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是至简而系统的根本问题，正是普遍存在的哲学基本问题。

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众妙之门为周行不殆的宇宙万物之圆，内在玄之又玄根本原则是其本质，本质的本身即三位一体根本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哲学基本问题，正是黑格尔所讲的真正的三位一体。黑格尔讲：“在真正的三位一体中，不仅有统一，而且有一致，即结束导致了富有内容的和现实的统一”^{[10]366}，所讲真正的三位一体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因为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不仅内在宇宙本体、本根、本根的本根相统一的周行不殆根本原理，而且内存万物相一致的同出本根而异名于玄的玄之又玄根本原则，还有本根的本根返回本体的独立不改根本目的，结束导致了富有内容的辩证、历史和现实三位一体根本问题的统一，所以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三位一体圆之道是真正的三位一体”^[2]，其中周行不殆讲的是永恒的根本原理，玄之又玄讲的是本质的根本原则，独立不改讲的是必然的根本目的，总体讲的是根本问题内在永恒、本质、必然的根本原理、根本原则、根本目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的逻辑体系。进一步以逻辑证明，如果A是B，且B是C，推论A（即B）是C，其中A是B的因，B是A的果，同理B是C的因，C是B的果，C返回A，A又是C的果，如此周行不殆而轮回；就B而言，B是A与C的中项，从A而来，到C而去，C回到A，C又是A，因此从逻辑上回答了“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哲学三问的逻辑问题，一切尽在圆为本体的A、B、C三位一体的逻辑体系中；圆中同出圆心而异名的A—B之玄围绕圆心B转动为B—C之玄的变易即万物玄之又玄根本原则，其本身是至少两条玄相交三点的三位一体成为三点决定一个圆的数学公理证明的天下之理的逻辑命题，阐明玄围绕圆心变易的玄之又玄周行不殆成三位一体圆之道，即玄之又玄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哲学基本问题，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正是黑格尔所讲的真正的三位一体。上述三点决定一个圆的数学公理证明的天下之理的逻辑命题，涵盖黑格尔所讲，“其实这些数学的公理不是别的，而是一些逻辑

的命题”，“数学上所提出的作为公理的量的推论，情形便是如此。量的推论实际上是质的推论或直接推论的最切近的结果”^{[11]367}。圆内以B为圆心的A—B、B—C、C—A的三段即三段式推论，是三位一体即玄之又玄的三和一的逻辑关系；圆和圆心的关系，是量的多和质的一至简为三和一的逻辑关系，相应“一即一切，一切即一”^{[9]224}的宇宙万物根本问题至简为“一就是三，三就是一”^{[10]229}三位一体根本问题的逻辑推论；圆内圆心、玄、玄之又玄为三位一体，同时又以圆到圆心、圆心到圆心的圆心为玄之又玄形成深入的三位一体，以至无穷的三位一体的三位一体。本体随圆、圆心、圆心的圆心的改变而改变，但三位一体圆之道即三位一体根本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永恒不变，因此破解了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奥妙。而基督教哲学只是直接规定了三角形意义的三位一体。奥古斯丁讲，“经文上下没有一处表示着从一位换到另一位”^{[12]64}；柏罗丁讲，“说圣父生出永恒的圣子，这固然能满足想象；但是这种规定的形式，这种运动的直接性的形式，对于概念说，是不够的”^[4]第三卷，192；黑格尔讲，“三位一体的上帝的概念在思想上是矛盾的，应予否认的”^{[11]301}；罗素讲述圣托马斯·阿奎那时说，“依据自然的理性”，“它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和灵魂不死，但不能证明三位一体”^{[7]600}。因为基督教哲学没有把三位放在周行不殆的圆中思考形而上学问题，没有考虑三位与玄之又玄及与圆、圆心、圆心的圆心的逻辑关系，故没有解决本体与本质的争议问题，而老子早已解决这一问题，这是老子形而上学与基督教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

1.2 三位一体根本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而意识和物质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不是哲学基本问题

宇宙万物普遍存在的根本问题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统一一致的哲学问题，三位一体根本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哲学基本问题。反思，普遍存在的哲学基本问题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反映普遍存在的哲学问题的根本问题。在圆为本体的宇宙万物根本问题的逻辑体系内，意识和物质谁是第一性的问题只是同出而异名的二位一体一条玄的问题，只具有特殊性不具有普遍性，不是普遍存在的哲学基本问题，而玄围绕圆心变易的玄之又玄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统一一致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哲学基本问题。圆内每个人抽象为同出而异名的意识和物质问题的一条玄，只有玄之又玄孕育于圆心的交点而具有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一致，生命才生生不息，而特殊性个体的一条玄因不存在相交的玄之又玄及相交孕育的交点，所以不会产生和延续生命，因此特殊性一条玄

的意识和物质问题不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统一一致的哲学基本问题，不能反映普遍存在的哲学问题的根本问题。

意识和物质问题只是完美理念圆本身的分有，不能诠释永恒不变的真理。柏拉图理念论的美本身即完美理念圆本身，是美学与哲学理念和谐一致的根本问题，诠释永恒不变的真理，他讲：“假如在美本身之外还有其他美的东西，那么这些美的东西之所以是美的，就只能是因为它们分有了美本身。对于所有其他的東西来说也是这样”^{[13]176}，对于三位一体圆本身来说，圆本身即美本身是根本问题的完美理念。圆内意识和物质问题是同出圆心而异名于玄的一条玄，只是亿缕玄中的一缕玄，是一个二位一体两点论的问题，二位一体两点论的问题是三位一体圆本身的分有，不是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不能诠释完美理念圆本身，因而不是哲学基本问题；而完美理念圆本身讲的是根本问题的哲学问题，内在三位一体根本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与之相一致的三点论是寻求真理的哲学基本方法论，正是笛卡尔寻找的“寻求真理的方法”^{[14]1}。笛卡尔讲，“为了便于分别研究它们，就该把它们假定为线的关系”，“用一些尽可能短的数字来说明它们”，“仅仅研究对象之间的各种关系和比例”^{[14]16}，笛卡尔用尽可能短的数字之玄的线性关系找到寻求真理的方法，仅差一步之遥，之所以没有找到，黑格尔指出了关键原因，黑格尔讲，“他那‘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并不是三段式推论”^{[11]159}。黑格尔的三段式推论的逻辑体系即三点论的逻辑体系，仅仅用尽可能短的数字研究玄之又玄诸对反之间及其旋转为成性之圆与圆心与圆心的圆心诸属性之间的各种关系和比例，正是寻求真理的哲学基本方法论；而笛卡尔在思与在二位一体一条玄的逻辑命题上停滞，没有再进一步找到形成闭环的玄之又玄的三位一体三点论的方法，关键是思与在二位一体两点一线一条玄的逻辑命题，不是玄围绕圆心变易的玄之又玄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为真知的哲学基本问题的逻辑命题，同理包括意识和物质谁是第一性问题的所有二位一体的逻辑命题亦然。

意识和物质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不是哲学基本问题，而玄之又玄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27}，其中人、地、天三才之道为三点决定一个圆的数学公理证明的天下之理的逻辑命题，是三才一体圆之道本质的玄之又玄根本原则道法自然演化的万物玄之又玄自然法则，这是对周易三才之道的深入阐释，是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为真知的哲学基本问题。一方面玄之又玄根本原则本身是三位一体根本问题，另一方面

以玄之又玄根本原则周而复始运动变化,求取更深切的宇宙万物之圆、圆心之根、圆心的圆心之天地根返朴归真回到本体的三位一体圆之道,是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为真知的哲学基本问题,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而老子在玄围绕圆心变易为玄之又玄的第三点上看问题,正是与哲学基本问题相一致的三点论,是寻求真理的哲学基本方法论。关于玄之又玄冯友兰先生讲:“哲学必讲到超乎形象者,然后才能符合‘玄之又玄’的标准”^{[9]73},所讲玄之又玄的标准即万物玄之又玄根本原则,是众妙之门的本质,包括生命繁衍生息的本质,源于河图洛书核心玄之又玄十字的本质。关于十字的本质,“过去产生的第一个装饰物,十字,有着一个性欲的起源”,“一根水平横线,一个躺卧的妇女,一根垂直的竖线,一个进入她身体的男子”^[2],十字即相交的玄之又玄,是爱的本质,交点是永恒的爱,生命因爱而生生不息。爱者与爱者交融,“浸透着伏羲与女娲、亚当与夏娃远古文化”^[15]的同源文化,映现万物玄之又玄根本原则,在这里,“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3]49},存在“爱者、被爱者、爱”^{[12]254}三位一体根本问题,爱者与爱者因爱孕育于玄之又玄的交点而延续生命,当相交达到阳举阴抱时,正是爱的圆满成为和,“和则圆满,圆满即和的理念的成性,圆满的圆满即成性存存”^[2],正如普罗泰戈拉所讲,“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13]138},其中尺度即玄之又玄的标准,是衡量万物诸属性和所涵诸对反之间各种关系和比例的万物玄之又玄根本原则,通过人相交呈现十字为爱的本质,则可知万物本质的玄之又玄根本原则,因此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而爱至圆满的圆满即存在事物的存在亦完美事物的完美,恰苏格拉底所讲的至善,即“它是一个本身完整的圆圈,但它的完成同样又是到另一个圆圈的推移;——它是一个旋涡,它向着这个旋涡的中心回归,而这中心又是在一个更高的、吞没了它的圆圈的周线上”^[4]第一卷,372,完整的圆圈同柏拉图完美理念圆本身,是成性完美的善,圆圈的推移至旋涡中心的中心即圆心的圆心,是成性存存完美的完美的至善,同老子“上善若水”^{[3]8}的上善,恰追求的独立不改根本目的,正是周易“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的成性存存者。总之,宇宙万物玄之又玄根本原则是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为真知的哲学基本问题,用与之相一致的三点论的世界观看世界符合万物内在永恒、本质、必然的逻辑关系,而用意识和物质二位一体两点论的世界观看世界则不然,所以意识和物质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不是哲学基本问题。

1.3 三位一体根本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与之相一致的

三点论是哲学基本方法论

哲学是关于宇宙万物根本问题的学问,是研究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宇宙万物根本问题内在本体永恒的周行不殆根本原理、本根本质的玄之又玄根本原则、本根的本根必然的独立不改根本目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与之相一致的三点论是关于周行不殆根本原理的本体论、关于玄之又玄根本原则的方法论、关于独立不改根本目的的认识论三位一体的统一,是研究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三位一体三点论的逻辑体系,是哲学基本方法论。当本体为世界时,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是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当本体为人生时,是人生观、方法论、认识论;当本体为价值时,是价值观、方法论、认识论。本体随世界、人生、价值等诸属性和所涵诸对反的改变而改变,但认识世界的至简而系统的方法论不变,而哲学的意义在于提供认识世界的方法论,进而按照道运行的客观规律办事。无论本体如何改变,三位一体根本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永恒不变;与之相一致的三点论是哲学基本方法论永恒不变;本体论回答是什么,方法论回答怎么办,认识论回答为什么三位一体三点论逻辑体系永恒不变。

三点论是研究一切本体的哲学基本方法论。柏拉图理想国的“洞穴理念”,内在三位一体根本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与之相一致的三点论是哲学基本方法论。洞穴内的人抽象为一点,洞壁抽象为第二点,揭示在两点一线一条玄的洞穴内的人,永远看不到外面真实的世界,不识世界真面目,只因身在两点中。洞穴内的人唯有扬弃自己走出洞穴,由两点一线玄围绕圆心变易为两点外的第三点成为玄之又玄,即跳出两点在第三点上看世界,才可使三点决定一个圆的三位一体成为完美理念圆本身,才可知圆为本体的真实世界。洞穴内的两点一线,印证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二位一体两点论的一条玄,只是柏拉图完美理念的有分,不能求取完美理念圆本身,不是研究一切本体的哲学基本方法论。而墨子提出逻辑“三表法”,即“‘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2],言必有三表可表述为有概念分辩的A、B、C,分别为有未来潜能者为本体之C、有历史实现者为本原之A、有现实实践者为功用之B,周行不殆成A、B、C三者一体圆之道,是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为真知的哲学基本问题,与之相一致的三表法即三点论,而抽象A—B、B—C、C—A三段为A、B、C三点,三段论法即三表法亦三点论,是研究一切本体的哲学基本方法论,正如亚氏所说,“研究一切本体的哲学家也得研究综合论法〈三

段论法》”^{[6]71}，亚氏三段论法即被黑格尔传承的三段式推论，是黑格尔逻辑学的基础，正是与哲学基本问题相一致的三位一体三点论的逻辑命题，恰如黑格尔所讲，“经院哲学的一般形式在于提出一个命题，把反对这个命题的理由也提出来，并且凭借三段论法和概念分辨来反驳那反面的理由”^[4]第三卷，282，凭借三段论法A—B、B—C、C—A三段式推论和概念分辨A、B、C三位一体来反驳那反面的理由C，恰老子“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三位一体三点论逻辑体系中物极必反的反者，即“反者道之动”的致动者，是研究一切本体的逻辑起点，一切逻辑命题尽在圆为本体的三位一体三点论的逻辑体系中。

三点论是寻求真理的哲学基本方法论。在圆为本体的逻辑体系中，同出圆心而异名于玄的诸属性和所涵诸对反，围绕圆心转动为玄之又玄成为三点决定一个圆的三位一体圆本身，进而把握圆心之根与圆之本为根本问题的根与本，高度概括圆的共相，集中体现圆蕴涵的思想事物；通过研究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的有序变化、动态平衡、周而复始的玄之又玄的变易规律，揭示事物内在永恒、本质、必然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的逻辑关系；以实事求是顺应周行不殆根本原理为根本遵循，以走群众路线遵从万物玄之又玄根本原则为本质要求，以追求德与道相一致的至高境界为独立不改根本目的，按照道运行的客观规律办事儿，实现富有内容的辩证、历史与现实三位一体根本问题的统一，至简而系统地解决根本性问题。三点论即柏罗丁所讲的“三种思维方式，亦即单纯的、区别的、变化的三种方式”^[4]第三卷，195，基于三点是决定一个圆的充分必要条件的逻辑命题，成于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三位一体圆本身，减一点非系统不充分，增一点非至简没必要，内在逻辑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三位一体的统一一致，单纯的一点是与同一律相应的一位一体一点论，区别的两点是辩证的与矛盾律相应的二位一体两点论，变化的三点是与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相应的三位一体三点论，是寻求真理的哲学基本方法论，而四点、五点乃至多位一体多点论都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但不是至简而系统的方法论，为解决本体问题回归本根、至本根的本根、再回到问题本身而删繁就简，最终都必然统一于至简而系统的三位一体三点论的逻辑体系中。

2 东西方形而上学殊途而同归，不谋而合交汇于玄之又玄的文明之源

2.1 以中华经典为代表的东方形而上学

河图洛书核心玄之又玄的形而上学是中华经典一脉相承的道的源头，是人类智慧的文明之源。远古先哲观世界抽象在图中，图之本即圆之本，同周易的道义之门亦老子的众妙之门的门之圆，是包含一切的天地母，其中洛书“九宫格”的斜或纵或横连线的黑白点数皆为“15”，表明“圆，一中同长也”^[2]的圆内一中同长的阴阳之玄，图心十字是圣人则之的玄之又玄根本原则，玄之又玄周行不殆为三位一体圆之道，是中华经典一脉相承的道的源头，图心的图心为十字相交的核心即天地根，是生生不息的太一，恰道的逻辑起点。十字的灵魂即同出核心而异名于玄的光芒四射的玄之又玄，正如柏罗丁所言，“太一向四周放射光芒”^[4]第三卷，191，他的三种思维方式契合河图洛书核心玄之又玄的形而上学思想，正是与哲学基本问题相一致的三点论的逻辑体系，单纯的一点是十字相交的核心、区别的两点是辩证的同出核心而异名的玄、变化的三点是玄围绕核心变易为玄外的第三点而成为玄之又玄，所有辩证的同出而异名的玄同核心发出的亿缕光线，恰太一向四周放射的光芒。周易传承河图洛书，不仅记载了圣人则之的万物玄之又玄根本原则，而且提出了三才之道的形而上学思想，其真谛是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久远于以毕泰戈拉三元思想为源头的西方形而上学，其真谛也是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一致于周易的三才之道，同归于以河图洛书核心玄之又玄的形而上学的为源头的人类智慧的文明之源。东西方哲学之所以产生包括占卜、宗教等诸多学派和分支，根本原因是一直没有从源头上厘清三才之道或没有领会三元思想的真谛，还在不懈追问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为真谛的真知，在东方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西方出现了为追求真理而采取批判性思维批判先哲思想的模式。实质上，西方所谓批判性思维，就是不断从自我完善的量变到自我否定的质变的否定之否定的思维模式，追求必然的完美的完美的至善，即苏格拉底所讲的至善，一致于周易“易简之善配至德”^{[1]38}中配至德的至善，追求成性存存必然的独立不改根本目的。让人困惑的是，人的思想很难冲破认识的误区，至今不解三才之道或三元思想的真谛是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为真知的哲学基本问题，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因此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根本上厘清这个问题；让人遗憾的是，有的学派因失真谛于毫厘，其分支早已谬以千里，但是历史积淀的经典源头可溯历久弥新。

周易根源于河图洛书核心玄之又玄的文明之源，其“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的三才之道即三位一体圆之道，是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为真知的哲学基本问题。周易讲：“是以立天

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170]。阴阳、柔刚、仁义是同出而异名三对反的两之，玄之又玄的变易反映天、地、人三才一体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是万物运动周期性、变化合理性、规律可知性三位一体三点论的逻辑体系，也是卦爻推理合理性的逻辑所在。就乾卦和坤卦而言，乾坤是同出而异名的两者，是辩证的二位一体两点问题的玄，相伴而生密不可分，不存在撇开坤卦的乾卦，也不存在撇开乾卦的坤卦，所以不能撇开坤卦孤立地谈乾卦，也不能撇开乾卦孤立地谈坤卦，否则陷入孤立、静止、片面的困境，往往错解周易而走向迷途，所以应该避免错解周易。同理，其他卦爻亦然。三才之道亦“三极之道”^[157]，是天、地、人三才一体道法自然的宇宙本体之极、本根之无极、本根的本根之太极返回本体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的圆之道，正是老子所讲“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三位一体三点论的逻辑体系。周易讲，“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158]，同出而异名对立统一的阴阳之玄围绕圆心转动为玄之又玄即继之者，是为善，揭示玄转动为玄之又玄的变易是宇宙万物永无止境的运动变化，回答了玄之又玄根本原则为什么是宇宙万物的本质所在；继之者旋转一周为完满之圆即成之者，是完美的善，揭示继之者完成一个周期的运动变化，回答了独立不改根本目的为什么是万物从开始到中间过程至终了的命运的必然所在；成之者不断实现到另一个圆圈的推移是不断从自我完善的量变到自我否定的质变的否定之否定的思维过程，追求完美的完美的至善是成性存存者，揭示成之者周而复始的运动变化，不断追求必然的独立不改根本目的，回答了周行不殆根本原理为什么是万物生生不息周期轮回的永恒所在，这是中华经典一脉相承的道内在永恒、本质、必然的逻辑关系。其中成性存存者是“易简之善配至德”中配至德的至善，继之者、成之者、成性存存者为三个极点的善、完美的善、完美的完美的至善为三位一体，遵从万物玄之又玄根本原则，周行不殆为三位一体圆之道，是周易“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应有之意。关于道义之义孔子讲，“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5189]，成之者即道义之门的成性之圆，义是成性之圆为本体的本质，行之于一来一往的往来之礼的玄之又玄，正是礼尚往来的本质，还是生命之爱的本质，玄之又玄所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两对反的群众路线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本质，玄之又玄无处不在，因此说玄之又玄是万事万物的本质，出之于子子孙孙生生不息的圆心之根，成之于信义满满则成性存存的道义之门，正是孔子契

合周易“成性存存，道义之门”之所在，出之者、行之者、成之者三位一体玄之又玄为道义之门的成性之圆，是圆心之根与圆之本统一一致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可见，孔子、老子与周易的形而上学遵从万物玄之又玄根本原则，遵循道周而复始的客观规律，在玄之又玄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的结合点统一一致。

周易的形而上学薪火相传，其“易简之善配至德”的理念历久弥新。老子传承周易的三才之道，特别阐述道与德的关系，即“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338]，德之贵在于“惟道是从”^[323]，是道之尊要求遵道而行的必然，阐释德与道恒常一致，是德道法自然的圆之道的逻辑关系，阐明万事万物的命运没有不遵从万物玄之又玄根本原则，遵循道周而复始运行的客观规律而存在的事实，进而老子深入阐释这一关系，即“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331]。老子阐释婴儿、无极、朴是开始、中间、终了三个极点周而复始的三位一体圆之道。婴儿即开始；中间的式即同出无极之圆心而异名的雄雌、白黑、荣辱等诸对反的玄变易为玄之又玄的标准式样；终了的朴即庄子所言，“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2]的“圆之‘朴’”^[2]，同柏拉图理念论的美本身。圆之朴道法自然圆之道的完美理念，内在常德“不离”、“不忒”、“乃足”为“孔德”^[323]、“玄德”^[310]、德三位一体道法自然的“谿”、“式”、“谷”三位一体的逻辑关系，是根本问题内在根本目的、根本原则、根本原理三位一体根本问题的逻辑体系。其中，谿即谷神，为天地根，是追求的独立不改根本目的，同时讲德不离于天地根，这是老子讲的与天地根相一致的孔德，是通过万物之圆、至圆心再至圆心的圆心为管孔的思想路线可望见的配至善的至德；式即式样，为同出于圆心而异名于玄的玄之又玄的标准式样，是万物本根本质的玄之又玄根本原则，同时讲德不变于玄之又玄的标准式样，这是老子讲的与同出而异名的万物本根本质的玄之又玄根本原则相一致的玄德；谷即神，为生命与永恒的时空周而复始运行的万物之圆，内在本体永恒的周行不殆根本原理，同时讲德乃足于“德圆而神”^[1182]的万物之圆，是理性的神自身，这是老子讲的与圆之道永恒的周行不殆根本原理相一致的德圆而神的德，这一系列归纳并阐释德与道的一致，恒常是孔德、玄德、德遵循谿、式、谷三位一体周而复始自然闭环的圆之道而运行的德圆而神的德，讲明德与

道是德与普遍存在的本根的本根、本根、本体三位一体根本问题的圆之道的一致，同时德与道一致正如佛家所言，“烦恼尽而理体圆，定慧修而德相显”^{[16]13}，讲理体圆所修的圆之道是德相显的道理。再看，孔子讲：“君子道者三”^{[5]175}，明确道是三位本身，讲的是三位一体圆之道，同时也讲君子德之贵在于遵道而行，传承周易的三才之道。继续看，曾子大学之道的“三纲领”一脉相承三才之道，他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5]299}。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即至高的学问在明明德之道，同老子“孔德之容，惟道是从”^{[3]23}的孔德之道，老子的孔德即曾子的明德是周易简之善配至德中配至善的至德，孔德之容即明德之容是至善配至德之容，共相之容是德与道相一致的至善配至德的至高境界；惟道是从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即遵道而行按照道运行的客观规律办事儿，反思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惟道是从，是德惟道是从成德圆而神的三位一体圆之道，内在玄之又玄所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那么，在明明德即在于知晓明德惟道是从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顺应周行不殆根本原理；在亲民的本质要求是走群众路线，遵从玄之又玄根本原则；在止于至善即在止于德与道相一致的至善配至德的至高境界，追求独立不改根本目的，这是三纲领内在永恒、本质、必然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的统一，是群众路线与实事求是是在玄之又玄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上的一致。在宇宙万物为本体的圆内，时间的始与终和空间的本与末两对反的玄之又玄相交定位于天地根，周行不殆为众妙之门的天地母，近乎明明德的大学之道，同中庸之道。接续看，中庸之道不是简单的折中主义，而是辩证的同出而异名的玄转动为玄之又玄的三位一体圆之道，传承周易的三才之道。孔子讲，“中庸之为德也”^{[5]72}，那么中庸之道即为为德之道，同曾子讲的明明德之道亦老子讲的孔德之道，是德惟道是从成德圆而神的三位一体圆之道。关于德与道的一致子思讲，“君子遵道而行”^{[5]303}，也讲君子德之贵在于遵道而行，进而子思阐释中庸之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5]289}。子思视宇宙本体为众妙之门的成性之圆，中即本根是喜与怒、哀与乐等诸对反的玄同出于未发之处的圆心，圆心的圆心即大本是本根的本根；和即从圆心发出所有中节为同长的玄周行不殆成完美理念圆本身；致中和是致动者使圆心之根与圆之本和为根本问题的圆之道。天地位焉即周易的“天地设位”

^{[1]99}，是圆内时间与空间的玄之又玄相交定位于致动者而使万物演化为受动者，万物因玄之又玄相交孕育于交点而生生不息；圆内三角形三个顶点和圆心连线为三节中的玄，玄之又玄相交于未发之处的圆心，表明三点决定一个圆的数学公理是德惟道是从中庸之道的天下之理。继而墨子“三表法”、庄子“内圣外王之道”、孟子“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等三位一体形而上学一致于周易的三才之道，同根于河图洛书核心玄之又玄的文明之源。

2.2 以古希腊经典和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形而上学

毕泰戈拉的三元思想，一致于周易的三才之道，溯源于玄之又玄的文明之源。追溯西方形而上学，当泰利士思考万物始基时，预示西方形而上学的萌芽，当毕泰戈拉提出，“一切的一切都是由三元决定的”^[4]第一卷，233 三元思想，标志着西方形而上学的开端。黑格尔在讲述毕泰戈拉三元思想时说，“三元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说得非常确定，凡是圆满的，或具有实在性的，都是在三元中：开始，中间和终了。开始是单纯者；中间是它的变易（二元、对立）；统一（精神）是终了；终了是从开始的对方回到统一”^[4]第一卷，234。亚氏阐释三元思想的真谛是开始 A、中间 B 和终了 C 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恰柏罗丁三种思维方式的源头。亚氏所讲毕泰戈拉三元思想正如老子所讲的“谿、式、谷”三位一体根本问题，开始的谿 A；中间的式 B；终了的谷 C；谷又复归于朴回到谿 A。可见，他们都从开始 A 为圆心的圆心之本根的本根、中间 B 为同出圆心而异名二元对立的玄转动为玄之又玄、终了 C 为圆满乃足的圆之本又返朴归真回到开始 A，A—B、B—C、C—A 三段抽象为 A、B、C 三点周而复始成玄之又玄的三位一体圆之道，即玄之又玄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是周易、老子和毕泰戈拉、亚氏等为代表的东西方形而上学的共相，同归于玄之又玄的文明之源。

亚氏研究“普遍性的”“最基本的事物”的“第一哲学”^{[6]135}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统一一致的哲学基本问题。亚氏讲，“综合实体之外，必须另有事物，即‘形状或通式’”^{[6]53}，形状或通式是亚氏对通则的探索，亚氏讲，“研究本体和研究数学中所称公理〈通则〉是否属于一门学术。显然，对于通则的探索，该属于一门哲学家的学术；因为这些真理为一切事物所同然”^{[6]70}，通式所探索的通则同老子的同出而异名的玄之又玄的“天下之式”的标准式样，是三点决定一个圆的数学公理证明的天下之理的逻辑命题，正是为一切事物所同然的万物玄之又玄根本原则，其本身是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为真知的哲学基本问题，是通则所探索的真理。亚氏又讲：

“美德的原理看成是一种中庸之道；这样一来，美德就成为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项”^[4]第二卷，360，亚氏的中庸之道与子思的中庸之道不谋而合，而美同柏拉图理念论的美本身，如庄子“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圆之朴的美本身，美德的原理即德惟道是从而成的德圆而神圆之道的道理，是美本身遵循中庸之道而行的周行不殆根本原理，中项与两个极端为三个极点是三点决定一个圆的天下之理，三个极点连线为玄之又玄，周行不殆成德圆而神的三位一体圆之道，是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为真知的哲学基本问题，正是亚氏“第一哲学”所研究的“物理学之后”三位一体形而上学的客观存在，其思想契合毕泰戈拉的三元思想，一至于周易的三才之道，溯源于玄之又玄的文明之源。

黑格尔《逻辑学》和《小逻辑》通篇是与哲学基本问题相一致的三点论，同根于毕泰戈拉的三元思想，一至于周易的三才之道，溯源于玄之又玄的文明之源。黑格尔已经把三位放在圆圈系统中思考哲学问题，他说：“开端的规律性，是一般直接的和抽象的东西，他的这种片面性，由于前进而失去了；开端将成为有中介的东西，于是科学向前进运动的路线，便因此而形成一个圆圈”^{[10]36, 57}，开端的规律性即同出而异名二位一体诸对反之玄所具有的片面性，是全面性成性之圆的分有，玄围绕圆心变易的玄之又玄不断旋转向前，周行不殆成包括科学在内的所有一切的开端、中介、终了三位一体全面性的成性之圆，恰三位一体根本问题的圆之道；他又说：“直线式的无穷进程的圆圈化而绕圆为一自成起结的关系”，“也就是指终点绕回到与起点相结合，首尾相应的圆圈或全体”^{[11]330}，直线式的玄围绕圆心变易玄之又玄无穷进程的圆圈化，恰“大直若屈”^{[3]52}而形成的“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三位一体首尾呼应的圆圈或全体的三点论的逻辑体系，正是玄绕圆为一而自成起结的三位一体圆本身。但黑格尔忽视了对点、三角形和圆的关系的研究，没有明确三位一体圆本身即三位一体根本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他说，“数、几何形状，如圆、三角形等，常常被当作是单纯的象征”，“假如以为因此就比思想所能把握和表现的还表现的更多，那却是发了疯”^{[10]229}，认识的局限导致他的哲学止步于此。

2.3 以佛教和基督教等宗教为代表的形而上学

在东方，佛教的形而上学返朴归真，一至于周易的三才之道，溯源于玄之又玄的文明之源。婆罗门教是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三位一体三大主神的宗教，早于释迦牟尼创立的大乘佛教。大乘的“乘”，乘载，也有“道路”的意思”^{[17]13}，

同老子的道。明代高僧真可讲，“儒、佛、道三家是‘门墙虽异本相同’”^{[17]46}，本即圆本身，是儒、佛、道三家一体的共相，讲的是三位一体根本问题。宋代高僧守一记述，“唯能通天、地、人者，真儒矣”^{[16]16}，天、地、人三位一体恰周易的三才之道。唐代六祖惠能大师解答“风动、幡动、心动”三位一体的真谛，是以风、幡、心之动感知天、地、人三才一体圆之道的运动变化，潜心于关于一的真理。冯友兰先生讲，“关于‘一’底真理，就是内圣外王之道”^{[9]10}。内圣即圆心的圆心的一的一，中项是圆心的一，外王是圆为本体的一，三个一周行不殆的三位一体，是“吾道一以贯之”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的圆之道，追求明心见性的境界，是独立不改根本目的，心是成性存存圆心的圆心的天地根，性是成性之圆的天地母，明的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三位一体圆之道，讲的是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为真知的哲学基本问题，是返朴归真的关于一的真理。

在西方，基督教的形而上学返朴归真，一至于周易的三才之道，溯源于玄之又玄的文明之源。黑格尔讲：“‘三’以其较深刻的形式表现在宗教里为三位一体，表现在哲学里为理念”^[4]第一卷，88，三位一体的上帝即被追问的神是宇宙本体的成性之圆，神心是圆心之本根，神心的神心是成性存存圆心的圆心之本根的本根。基督也有道路之意，奥古斯丁讲：“基督既是‘道路’，又是道路最终要抵达的‘家乡’”^{[12]xviii}，道路同老子的道，家乡恰老子讲的谷，是谿要抵达的独立不改根本目的——家乡，反思谿是谷的活水源头，是上善若水的上善，同苏格拉底的至善。谷即神为宇宙本体的成性之圆，神心是圆心之本根，谿即谷神为神心的神心，是成性存存之本根的本根的天地根，是致动者恰道的逻辑起点；进而奥古斯丁讲，“基督的律法，也即爱”^{[12]9}，本质是万物玄之又玄根本原则；他讲的“爱者、被爱者、爱”的三位一体，爱者为圣父，被爱者即圣子，爱即圣灵，爱者与被爱者遵从基督爱的律法，即遵从万物玄之又玄根本原则，周行不殆为三位一体圆之道的哲学理念，是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为真知的哲学基本问题，恰返朴归真的关于一的真理。如果宇宙本体的成性之圆是圣子之神，那么圆心是圣父之神心；如果圆心是圣子之神心，那么圆心的圆心是圣父之神心的神心。无论本体如何改变，圣父与圣子的关系和圣灵之爱永恒不变，因此从根本上解答了基督教形而上学关于本体与本质的争议问题。

摩西·迈蒙尼德和柏罗丁为代表的形而上学返朴归真，一至于周易的三才之道，同归于玄之又玄的文明之源。摩

西·迈蒙尼德讲,“神是一,这个原理…即证明多不是真理,唯有自己产生自己并扬弃自己的一,才是真理”^[4]第三卷,262。神是圆为本身的一、神心即圆心是超越自身理性的一、神心的神心即圆心的圆心是自己产生自己并扬弃自己的一的一,是关于一的真理。同样,在柏罗丁心里,“就是疯狂的印度人、婆罗门、和尚、尼姑们所达到的一种境界”^[4]第三卷,185,一种“退藏在自身之内的”^[4]第三卷,188境界。柏罗丁讲,“它是宇宙万物的中心点,它是道德的永恒泉源,它是神圣的爱的根源,——一切都围绕着它转动,一切都以它为目的。理智及自我意识永远在它里面有其起始和归宿”^[4]第三卷,189,宇宙万物的中心点是天地根,同河图洛书核心十字的交点,恰神圣的爱的根源,一切同出而异名的玄都围绕它转动并以它为根本目的。他继续讲,“它在一切之中永远是自身同一的,一切都出于这个始基,都是这个太一的显现”^[4]第三卷,189,太一即老子讲的道,而始基即天地根,是宇宙万物之圆的天地母退藏在自身同一的圆心之内圆心的圆心的中心点。他同时讲,“我们把这个绝对的统一称为太一,称之为善”^[4]第三卷,189,太一的善即老子讲的上善若水的上善,同苏格拉底讲的至善,一致于周易“易简之善配至德”中配至德的至善,所讲宇宙万物的中心点是道德的源泉,是德与道恒常一致的至善配至德的至高境界,而有起始的万物之始的天地根返回有归宿的天地母周行不殆成根本问题的圆之道,内在玄之又玄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是返朴归真的关于一的真理,正是东西方形而上学的结合点。

3 东西方形而上学百虑而一致,不约而同聚焦在结合点而统一一致

3.1 逻辑起点与结合点的统一一致

三位一体根本问题是东西方形而上学的结合点,其共相是三位一体圆之道的圆本身。威廉·奥康讲,“一正是三位的本身”^[4]第三卷,313,一正是三位一体圆之道的圆本身;黑格尔讲,“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共相就是全,是一切,是一切在一中”^[4]第三卷,313,共相同老子“诚全而归之”^{[3]24}的圆之道,正是冯友兰先生所讲“大全亦称宇宙”,“大全亦可名为一”^{[9]224}的宇宙万物全而归之于一的根本问题的圆之道;波墨讲,“把万物看成神圣三位一体的显现和表露;这样,三位一体就是包罗一切、产生一切的原则;这样,万物就只是包含着这种三位一体”^[4]第四卷,38。这些思想包括包罗一切、产生一切原则的三位一体遵从万物

玄之又玄根本原则,同根于毕泰戈拉的三元思想,一致于周易的三才之道,同归于河图洛书核心玄之又玄的文明之源,玄之又玄周行不殆的三位一体圆之道,即三位一体根本问题,恰东西方形而上学的共相,正是东西方形而上学的结合点,包含圆、圆心及圆心的圆心的所有一切。圆心是圆与圆心的圆心的中项,圆心的圆心是圆的根本目的,圆心的圆心返回圆,圆又是圆心的圆心的根本目的,它们周行不殆互为独立不改根本目的的逻辑起点。

追溯东西方形而上学的逻辑起点与结合点的统一一致,绕不开哲学与神学的关系。圣托马斯讲,“哲学是由事实到上帝;而神学则是由上帝到事实”^{[18]208},黑格尔也讲,“哲学和神学是没有分开的,哲学本来就不是与神学无关的,因为哲学正是关于绝对本质的知识,即是神学”^[4]第三卷,282。哲学与神学讲的事实与上帝,如老子的弱者与反者,同亚氏的受动者与致动者,也同圣托马斯的受动者与始动者,还同礼尚往来的往者与来者,恰从群众中来和到群众中去去者与来者,一致于周易的往者与来者。事实到上帝为一条玄,上帝到事实为又一条玄,同理从群众中来为一条玄,到群众中去为又一条玄,一致于周易的往者到来者为一条玄,来者到往者为又一条玄,一往一来的玄之又玄的往来之礼相交定位于致动者而使万物演化为受动者,致动者即上帝是来者,受动者即事实是往者。一方面,一来一往的往来之礼即万物玄之又玄根本原则,是哲学与神学的绝对本质,本质的本身是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为真知的真理,是普遍存在的哲学基本问题;另一方面,玄之又玄周行不殆成德圆而神的三位一体圆之道,是哲学与神学的共相,是永恒不变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为真知的真理,正是普遍存在的哲学基本问题;哲学是由宇宙为本体的事实之圆到上帝之圆心的圆心,神学则反之,它们周行不殆互为独立不改根本目的的逻辑起点。圆内同出而异名的始动者与受动者、因与果、必然性与偶然性三对反的玄,遵从万物玄之又玄根本原则,周行不殆成德圆而神的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圆之道,是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为真知的哲学基本问题,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因此解答了圣托马斯不能证明的三位一体。

东西方形而上学的逻辑起点统一一致于三位一体根本问题的结合点。逻辑上,群众路线与实事求是玄之又玄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上的一致,是辩证、历史与现实三位一体根本问题在玄之又玄的统一,玄之又玄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是结合点。亚氏讲,“‘实是’一方面为个体,质与量,另一方面以潜能与实现与功用为分别,让我们现在试于潜能与

实现求取更深切的理解”^{[6]192}。“实是”一方面为个体的门之圆，是一和多的质与量统一一致根本问题的逻辑命题；另一方面以未来潜能的成之者为本体之C、历史实现的成性存存者为本原之A、现实实践的继之者为功用之B三位一体根本问题的逻辑命题，是历史A、现实B、未来C三位一体三点论的逻辑体系，与周易的继之者、成之者、成性存存者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为真知的哲学基本问题相一致，求取更深切的辩证、历史与现实三位一体根本问题的统一；进而亚氏讲，“就‘实是’而论诸属性和所涵的诸对反，恰正是哲学这门所专研的对象”^{[6]240}。亚氏的“实是”契合毛泽东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所讲的实事求是的概念，这一概念最早在汉书中出现，而亚氏所讲诸属性和所涵诸对反，正是老子所讲众妙之门的宇宙万物之圆诸属性和所涵玄之又玄诸对反，内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两对反的玄之又玄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玄之又玄周行不殆为众妙之门的三位一体圆之道，即玄之又玄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是三点决定一个圆的数学公理证明的永恒不变的真理，正是普遍存在的哲学基本问题。就“实是”而论的“实”即实事，包涵所有群众路线个体的实事，同圣托马斯讲的事实，是众妙之门的宇宙万物之圆诸属性和所涵玄之又玄诸对反的客观存在，就“实是”而论的“是”即求是，求亚氏所讲的“原始之‘是’”^{[6]192}，“是”即所求的以真理为真谛的真知，那么求是即求取真知，就是求取玄之又玄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为真知的永恒不变的真理，同圣托马斯所讲的三位一体为真知的上帝，正是周易“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中的来者，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来者。来者为质的一，回答了是什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逻辑问题，恰正是实事求是所求“原始之‘是’”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为真知的关于一的真理。逻辑上，两对反玄之又玄的群众路线与实事求是所求“原始之‘是’”的思想路线在玄之又玄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上的一致，是辩证、历史与现实三位一体根本问题在玄之又玄的统一，结合点是玄之又玄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为真知的真理，正是普遍存在的哲学基本问题，恰正是哲学这门所专研的对象。继而，亚氏又以神之圆、神心之圆心、神心的神心之圆心的圆心的逻辑关系，表达理性和超越理性的永生的实是和至善而永生的实是的思想事物，亚氏讲，“神是一个至善而永生的实是，所以生命与无尽延续以至于永恒的时空悉属于神”^{[6]276}，而“空间运动中只有圆运动为延续不息”^{[6]271}，所以亚氏所讲延续不息运动的圆本身，同老子众妙之门的成性之圆，也同周易德圆而神的道义之门

的成性之圆，同为永生的神，恰亚氏所讲永生的实是，那么圆心即神心是超越自身的理性；进而亚氏讲，“理性〈神心〉就只能致想于神圣的自身，而思想就成为思想于思想的一种思想”^{[6]282}，这里神圣的自身即德圆而神的成性之圆，为永生的神，同老子讲的谷，恰亚氏讲的永生的实是，其思想自身同一的圆心是超越自身理性的神心，圆心思想自身同一的圆心的圆心成为超越自身理性的神心的神心，同老子讲的谷神，恰亚氏讲的至善而永生的实是，共相是德与道相一致的至善配至德的至高境界，追求独立不改根本目的的成性存存者，是亚氏实是所求的“存在之为存在者必一”^{[6]17}的“原始之‘是’”的存在存在；而存存的存在早已存在于周易“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的成性存存，先于亚氏、巴门尼德等先哲提出的存在存在的思想。在宇宙本体的成性之圆中，德圆而神之神之圆是一、神心之圆心是一，神心的神心之圆心的圆心是一的一，圆心的圆心返回圆还是一，三个一周行不殆的三位一体，是“吾道一以贯之”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的圆之道，一致于周易的三才之道，同归于河图洛书核心玄之又玄的文明之源，其中神心的神心之圆心的圆心与属于神的生命和时空的成性之圆，是互为前提、互为根本目的、互使对方成为一的东西方形而上学的逻辑起点，而包含逻辑起点在内的玄围绕逻辑起点变易的玄之又玄根本原则是普遍存在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为真知的哲学基本问题，是贯穿古今、汇通中外的东西方形而上学的结合点，因此东西方形而上学的逻辑起点在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为真知的哲学基本问题的结合点统一一致。

3.2 至简而系统的哲学体系的统一一致

三位一体圆之道是若干套同心圆组成的庞大体系。亚氏讲：“宇宙由若干套同心圆球组成”^{[6]280}。宏观世界地月系、太阳系、银河系，各自在自转的同时围绕各自系统的圆心做圆周运动，银心是圆心的圆心，而银心以外还存在银心的银心，正如苏格拉底的至善理念反映客观存在的存在一样，所讲旋涡的中心存在中心的中心，反映存在的存在及存在的存在以外还存在的客观存在，所讲圆圈的推移，一致于周易所讲继之者到成之者推移至成性存存者三位一体三点论的逻辑体系，实质是从继之者到成之者不断自我完善的量变，到完善的成之者自我否定的质变，推移至成性存存者的否定之否定周而复始的思维过程，追求成性存存完美的完美的至善，是必然的独立不改根本目的；同理微观世界存在质子、中子、电子三位一体的原子以及若干套微小以至无限微小粒子，所以说无论宏观还是微观，客观世界无处不在继之者、成之者、

成性存者三位一体周行不殆的同心圆,反映三位一体周而复始运行的客观规律,所以周易讲,“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1]57},即知晓宇宙万物周而复始的圆之所存则可知普天下万事万物根本问题的道之所在。

哲学理念道法自然遵道而行反映客观规律。黑格尔讲:“哲学的每一部分都是一个哲学全体,一个自身完整的圆圈,但哲学的理念在每一部分里只表达出一个特殊的规定性或因素。每个单一的圆圈,因它自身也是整体,就要打破它的特殊因素所给它的限制,从而建立一个较大的圆圈。因此全体便有如许多圆圈所构成的大圆圈。这里面每一圆圈都是一个必然的环节,这些特殊因素的体系构成了整个理念,理念也同样表现在每一个别环节中”^{[1]55, 56}。哲学的每个部分为个别环节是一个自身完整的圆圈,是根本问题的和的完美理念的普遍存在,所有环节构成一个大的圆圈,即众妙之门的成性之圆,是整个根本问题的和的完美理念。宇宙本体为众妙之门的天地母,囊括零维质点为太一的天地根、一维的玄、二维的玄之又玄、三维的具体实事,是点及点组成的线,线组成的面,面组成的体等诸环节相一致的圆圈系统,系统内诸环节诸属性和所涵诸对反,是辩证的同出而异名二位一体对立统一的矛盾之玄,遵从万物玄之又玄根本原则,周行不殆成三位一体根本问题的圆之道,是和的完美理念道法自然的圆之道而反映客观规律的逻辑所在。

以和为贵和的完美理念是中国哲学的显著特征,讲的是根本问题的哲学理念。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5]160},和即圆满之圆,取法自然圆满“冲气以为和”的成性之圆,是以和为贵和的完美理念;同即玄同,是圆内所有辩证的同出而异名矛盾之玄的同一,同是东西方哲学思辩的对象,和的完美理念是所有矛盾之玄围绕圆心周行不殆为圆之道的哲学理念,同子思“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1]63}阐明的和之道的完美理念,讲的是根本问题的哲学问题,其中君子和而不同即不同君子和在“形而上者谓之道”^{[1]63}的本根的本根的“原始之‘是’”,小人同而不和即不和和小人同在本体所涵“形而下者谓之器”^{[1]63}的个体实事,所讲本体、本根、本根的本根玄之又玄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孔子又讲,“君子道者三”,明确道是三位本身,即三位一体圆之道,是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为真知的哲学基本问题。孔子同时讲,“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5]20},周即周行不殆的成性之圆,一致于周易“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的圆之道,是和取法自然圆满、全而归之、返朴归真圆之道的和之道;比即比兑的矛盾之玄,是和本身的分有,

对应君子与小人,此两者因为同出而异名,相互依存密不可分,所以不存在撇开君子的小人,也不存在撇开小人的君子。其实,人本身同是君子与小人矛盾之玄的个体实事,既有君子真、善、美的一面,也有小人假、恶、丑的另一面,这是人认识的自己。所有君子与小人相应诸属性和所涵真假、善恶、美丑诸比兑的矛盾之玄,遵从万物玄之又玄根本原则,周行不殆成三位一体和之道,道法自然的三位一体圆之道,是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为真知的哲学基本问题。如上周行不殆的成性之圆内在诸比兑之玄同,正是老子所讲:“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3]63}。兑即比兑的矛盾之玄,同孔子讲的比;门即众妙之门周行不殆的成性之圆,同孔子讲的周;其指玄同,是圆内所有一中同长诸比兑矛盾之玄的同一,同孔子讲的同。所以,圆内塞的是矛盾之玄的诸比兑;闭的是所有玄围绕圆心封闭为成性之圆;挫的是所有矛盾的极端锐气;解的是他们之间所有的纷争;和的是所有矛盾之玄周行不殆为圆满的众妙之门的成性之圆,讲的是以和为贵和的完美理念,同孔子讲的和,阐明万事万物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和解所有矛盾;同的是玄的同一,即所有玄变易为玄之又玄同尘埃折射的亿缕光线,同河图洛书核心发出的光芒四射的玄之又玄,闪耀真理的光芒。玄之又玄恰宇宙万物的本质,是至简而系统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为真知的真理,正是普遍存在的哲学基本问题,与之相一致的三点论是哲学基本方法论。追本溯源,宇宙万物内在本体永恒的周行不殆根本原理、本根本质的玄之又玄根本原则、本根的本根返回本体必然的独立不改根本目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是统一毕泰戈拉三元思想、苏格拉底至善、柏拉图美本身和亚氏“万物同归于终极而复于本善”^{[6]45}的万物善之本、本根、终极至善之本根的本根又复归于善之本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一致于周易的三才之道,同归于以河图洛书核心玄之又玄的形而上学为源头的人类智慧的文明之源。以玄之又玄的文明之源为根,以宇宙之圆为本,画出最小圆心之根与最大圆之本的思想同心圆,构成统一一致三点论逻辑体系的至简而系统的哲学体系。因此,从源头上终结了那些认为中国没有系统哲学的论调。

3.3 辩证、历史与现实的统一——致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马克思批判吸收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合理成分,兼收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思想的有用成分,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黑

格尔讲,“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11]42},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以其合理性存在于现实中,现实中中国成功的道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合理性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真理性,真理性得到实践的充分证明。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重要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实现富有内容的辩证、历史与现实三位一体根本问题的统一。

习近平思想同心圆的完美理念是普遍存在的圆心之根与圆之本统一一致的根本问题,讲的是哲学问题,是若干套根本问题的同心圆构成的整个和的完美理念的根本问题的圆之道。同心圆内在玄之又玄所涵从群众中来到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追求德与道相一致的至善配至德的至高境界,玄之又玄周行不殆成德圆而神的三位一体圆之道,是德惟道是从顺应本体永恒的周行不殆根本原理、遵从本根本质的玄之又玄根本原则、追求本根的本根必然的独立不改根本目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为真知的哲学基本问题,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讲:“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讲的是至简而系统的历史A、现实B、未来C三位一体三点论的逻辑体系,同墨子的三者一体“三表法”的逻辑体系,如亚氏的“以潜能与实现与功用为分别”的三位一体三点论的逻辑体系,与历史A、现实B、未来C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为真知的哲学基本问题相一致。逻辑上,历史A是过去的现实B,且现实B将是未来C,推论历史A(即现实B)是未来C,未来C也必然成为历史又返朴归真回到历史A;就现实B而言,现实B是历史A与未来C的中项,从历史A而来,到未来C而去,因此回答了“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哲学三问的逻辑问题;其中历史A与现实B为一条玄,现实B与未来C为又一条玄,玄之又玄的交点是以现实功用的具体实践为圆心B,讲的是所有一切皆从现实B的实际出发,即从辩证的同出而异名矛盾之玄的实际出发,玄围绕圆心转动为周行不殆的玄之又玄,贯穿历史、现实与未来三位一体的始终,玄之又玄本身恰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为真知的哲学基本问题,正是A、B、C三点决定一个圆的至简而系统的天下之理,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可见习近平思想同心圆的完美理念,以历史、现实、未来相通的玄之又玄,形成众妙之门的思想同心圆,实现辩证、历史与现实三位一体根本问题的统一,一至于群众路线与实事求是所求的以真理为真谛的真知,闪耀真理的光芒,在中国和世界画出家庭和睦、

民族团结、军民团结、政党合作、小康社会、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同心圆,是若干套同心圆组成的庞大的哲学体系。正如黑格尔“全体便有如许多圆圈所构成的大圆圈”^{[11]56}的哲学理念,恰和的完美理念对亚氏“宇宙由若干套同心圆球组成”的客观世界的反映,与柏拉图完美理念统一,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周易“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的哲学思想一致。习近平总书记立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百年历程,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克服了国内外长期以来存在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轻视和对中华文明的偏见,为正确、科学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科学指导,使人们摆脱了那种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隔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同时厘清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模糊认识,摆脱了那些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或者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倾向,这两种倾向因为片面,所以错误。完整、准确、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关于唯心和唯物的问题,此两者是同出而异名的玄,是辩证的二位一体两点论的问题,相互依存密不可分,不存在撇开唯物的唯心,也不存在撇开唯心的唯物。恩格斯在批判黑格尔哲学时说,“归根结底,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19]17},在批判费尔巴哈时也说,“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19]32},恰恰肯定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相伴而生的同出而异名的两者,因而不能孤立地谈唯物主义,也不能孤立地谈唯心主义,同理辩证和历史亦然,不存在撇开辩证的历史,也不存在撇开历史的辩证,因而不能撇开辩证孤立地谈历史,也不能撇开历史孤立地谈辩证,否则无论唯心和唯物,还是辩证和历史,都将陷入孤立、静止、片面的困境,往往导致偏离真理而走向谬误,所以完整、准确、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是辩证和历史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华经典一脉相承的道不谋而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存在于人类智慧的玄之又玄的文明之源。历史的始与终与辩证的矛与盾为同出而异名两对反的玄之又玄,遵从万物玄之又玄根本原则是辩证和历史统一的本质要求,玄之又玄周行不殆为三位一体圆之道,即三位一体根本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哲学基本问题,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所在;而实现富有内容的辩证、历史与现实三位一体根本问题的统一,是群众路线与实事求是玄之又玄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上的一致,

玄之又玄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为真知的结合点,是真正的三位一体,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灵魂所存。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一经与现实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会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灵魂的存在,印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为两对反的玄之又玄,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遵从万物玄之又玄根本原则是群众路线与实事求是统一一致的本质要求;而德惟道是从所遵循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顺应周行不殆根本原理,本质要求是走群众路线遵从玄之又玄根本原则,至高境界是德与道的统一一致追求独立不改根本目的,惟的是民心所向圆心之根返回众望所归圆之本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的圆之道,内在本体永恒的周行不殆根本原理、本根本质的玄之又玄根本原则、本根的本根必然的独立不改根本目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为真知的哲学基本问题,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华经典一脉相承的道不谋而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殊途而同归于人类智慧的玄之又玄的文明之源。知信行合一,习近平思想同心圆的完美理念闪耀真理的光芒,与中华经典一脉相承的道跨越时空、交相辉映、统一一致。这是理论为亿万人民所了解所接受的根本的根本所在。因此,更加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4 结语

综上所述,宇宙万物根本问题是哲学问题,内在本体永恒的周行不殆根本原理、本根本质的玄之又玄根本原则、本根的本根必然的独立不改根本目的三位一体根本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与之相一致的三点论是哲学基本方法论。归根结底,东西方形而上学殊途而同归于以河图洛书核心玄之又玄为源头的人类智慧的文明之源,百虑而一致于以本根本质的玄之又玄根本原则为三位一体根本问题的结合点,得出东西方形而上学在结合点统一一致的结论。以人类智慧的文明之源为根,以宇宙之圆为本,画出最小圆心之根与最大圆之本的思想同心圆,构成统一一致三点论逻辑体系的至简而系统的哲学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和逻辑体系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 [1] 朱熹. 周易[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 [2] 张福中. 从老子的“玄之又玄”谈哲学基本问题[J]. 大连大学学报, 2023, 3: 94-96.
 - [3] 老子. 道德经[M].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015.
 - [4]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M]. 第一至四卷, 贺麟/王太庆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 [5] 陈晓芬, 徐儒宗. 论语·大学·中庸[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 [6] 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M]. 吴寿彭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 [7] 罗素. 西方哲学史[M]. 兆武/李约瑟译, 商务印书馆, 2016.
 - [8] 饶宗颐. 礼记·孝经[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
 - [9] 冯友兰. 新原道: 中国哲学之精神[M].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6.
 - [10] 黑格尔. 逻辑学[M]. 杨一之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11] 黑格尔. 小逻辑[M]. 贺麟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 [12] 奥古斯丁. 论三位一体[M]. 周伟驰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 [13]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 古希腊罗马哲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14] 笛卡尔. 谈谈方法[M]. 王大庆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15] 张福中. 人之源[J]. 中华奇石, 2020, 5: 59.
 - [16] 米芾. 方圆庵记[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2.
 - [17] 方立天. 佛教哲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6.
 - [18] 弗兰克·梯利. 西方哲学史[M]. 贾辰阳/解本远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
 - [19] 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作者简介: 姓名: 张福中(1964-04), 男, 汉族, 籍贯: 辽宁省盖县, 内蒙古乌兰浩特市出生, 呼和浩特海关二级巡视员, 研究方向: 东西方形而上学研究。